

# 古代短篇小說



香港海鷗出版公司出版

# 古代短篇小說

香港海鷗出版公司出版

# 古代短篇小說

---

海鷗出版公司出版  
香港英皇道九五五號一樓

勁華文化服務社承印  
九龍官塘偉業街166號二樓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七八年五月版

## 目 次

暖玉觀音 (京本通俗小說卷十) .....	1
錯斬崔寧 (京本通俗小說卷十五) .....	17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古今小說卷二十七) .....	36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古今小說卷三十九) .....	49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古今小說卷四十) .....	75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警世通言卷二十八) .....	107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警世通言卷三十二) .....	136
賣油郎獨占花魁 (醒世恒言卷三) .....	154
灌園叟晚逢仙女 (醒世恒言卷四) .....	192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醒世恒言卷七) .....	214

## 碾玉觀音

### 上

山色晴嵐景物佳，暖烘同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几樹紅梅落，紅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疏疏雨，楊柳輕搖淡淡風。 浮画舫，躍青驥，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帘第几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sup>1</sup>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听燕語透帘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  
緋桃散落紅。 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sup>2</sup>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  
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sup>3</sup>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  
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后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sup>4</sup>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飄揚淡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sup>5</sup>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采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蝴蝶飛來忙劫劫。  
采將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sup>6</sup>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鸝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艷正濃，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眞<sup>7</sup>道：“也不干黃鸝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物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sup>8</sup>道：“都不干這几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恋花”詞為証：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几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彩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sup>9</sup>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鸝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sup>10</sup>健啼花影去，吳蚕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sup>11</sup>年間，行在<sup>12</sup>有个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sup>13</sup>。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sup>14</sup>游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里，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只听得橋下裱褙<sup>15</sup>鋪里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里看見，叫帮窓<sup>16</sup>虞候<sup>17</sup>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却在這裡！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sup>18</sup>，來尋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sup>19</sup>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情系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璩家裝裱古今書畫。”鋪里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云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轉一声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卽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里坐定，婆婆把茶點<sup>20</sup>來。虞候道：“啓請婆婆，過對門裱褙鋪里請璩大夫<sup>21</sup>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兩個相揖了就坐。璩待詔<sup>22</sup>問：“府干<sup>23</sup>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閑閒則個<sup>24</sup>。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么？”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sup>25</sup>貴庚<sup>26</sup>？”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sup>27</sup>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基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為証：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針刺綉羣芳。 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綉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里，看見令愛身上系着一條綉裏肚<sup>28</sup>。府中正要尋一個綉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

价，因此取名秀秀养娘<sup>29</sup>。

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团花綉戰袍。当时秀秀依样綉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欢喜道：“主上賜与我团花战袍，却尋甚么奇巧的物事献与官家<sup>30</sup>？”去府庫里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时叫將門下碾玉<sup>31</sup>待詔道：“这塊玉堪做甚么？”內中一个道：“好做一副劝杯<sup>32</sup>。”郡王道：“可惜！恁般<sup>33</sup>一塊玉，如何將來<sup>34</sup>只做得一副劝杯？”又一个道：“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个摩侯罗兒<sup>35</sup>。”郡王道：“摩侯罗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sup>36</sup>使得，尋常間又無用处。”數中<sup>37</sup>一个后生<sup>38</sup>，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趋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当时又手<sup>39</sup>向前，对着郡王道：“告恩王：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个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寧下手。不过兩个月，碾成了这个玉觀音。郡王卽時寫表進上御前<sup>40</sup>。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sup>41</sup>，遭遇<sup>42</sup>郡王。

不則一日，时遇春天，崔待詔游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个酒肆，与三四个相知方才吃得数杯，則听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开樓窗看时，見乱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sup>43</sup>！”吃不得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时，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灯光。千条蠟燭焰難當，万座移盆<sup>44</sup>致不住；六丁神<sup>45</sup>推倒宝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会上，料應褒姒<sup>46</sup>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sup>47</sup>施妙策。五通神<sup>48</sup>牽住火葫蘆；宋母忌<sup>49</sup>趕番赤驃子。又不會瀉燭澆油，直恁的烟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远！”奔到府中看时，已搬掣得罄尽，靜悄悄地無一个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个妇女搖搖擺擺从府堂里出來，自言自語，与崔寧打个胸廝撞<sup>50</sup>。崔寧認得是秀秀养娘，倒退兩步，低声唱个喏。原來郡王当日尝对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sup>51</sup>，把來

嫁与你。”这些众人都攢掇<sup>52</sup>道：“好对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个單身，却也癡心；秀秀見恁地个<sup>53</sup>后生，却也指望。当日有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sup>54</sup>，从左廊下出來，撞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顧<sup>55</sup>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个。”

当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桥。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痛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行几步，那里便是崔寧住处。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里飢，崔大夫与買些点心來吃。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吃更好。”当时崔寧買將酒來，三杯兩盞。正是：

三杯竹叶穿心过，        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个<sup>56</sup>“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当时在月台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sup>57</sup>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sup>58</sup>到忘了？”崔寧又則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如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坏了你<sup>59</sup>。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遺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四更已后，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离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迤邐<sup>60</sup>來到衢州。崔寧道：“这里是五路总头<sup>61</sup>，是打那条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几个相識，怕那里安得身。”即时取路到信州。住了几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当穩便<sup>62</sup>。不若离了信州，再往別处去。”兩個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

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潭州市里，討間房屋，出

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裡離行在有二千余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sup>63</sup>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

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了。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着皂衫<sup>64</sup>的，一似虞候、府干打扮，入來鋪里坐地<sup>65</sup>，問道：“本官<sup>66</sup>聽得說有个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里，相見官人<sup>67</sup>，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sup>68</sup>扎着褲子口，着一双多耳麻鞋<sup>69</sup>，挑着一个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sup>70</sup>，驚起鶯鶯兩處飛。

## 下

竹引牽牛花滿街，疏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豆梅。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挂印來。

這只“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sup>71</sup>所作；從順昌入戰之後，閑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个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歡呼羅唣<sup>72</sup>。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閑<sup>73</sup>，如今却被他們誣罔<sup>74</sup>！”做了這只“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sup>75</sup>。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sup>76</sup>孤寒！”教提轄官<sup>77</sup>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今日

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过，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里。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裡！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这里？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讒殺崔寧夫妻兩個，被他看破。

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sup>78</sup>，从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实，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万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裡？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着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個人在那裡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吃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尉耐<sup>79</sup>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裡？”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裡住地，依舊挂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干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升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剁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sup>80</sup>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升廳，眾人聲喏，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sup>81</sup>焦躁，左手去壁牙<sup>82</sup>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sup>83</sup>，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响。當時讒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裡是帝輦之下<sup>84</sup>，不比邊庭<sup>85</sup>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sup>86</sup>得人？”郡王聽說道：“尉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懶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后花園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sup>87</sup>。”

当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从头供說：“自从当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尽了。只見秀秀养娘从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怀中？若不依我口，教坏了你。’要共逃走。崔寧不得已，与他同走。只此是实。”臨安府把文案<sup>65</sup>呈上郡王。郡王是个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与从輕斷治。崔寧不合在逃，罪杖<sup>66</sup>，發遣<sup>67</sup>建康府居住。”

当下差人押送，方出北关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抬着，从后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声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sup>68</sup>不敢攬事<sup>69</sup>，且低着头只顧走。只見后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个妇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寧道：“却是怎地好？”秀秀道：“自从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后花園，打了三十竹箠<sup>70</sup>，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个学舌<sup>71</sup>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閑事怎地？況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

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間斷<sup>72</sup>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旧开个碾玉鋪。渾家<sup>73</sup>道：“我兩口却在這裡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从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吃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裡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腳色<sup>74</sup>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鄰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关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鄰舍：“他老夫妻那里去了？”鄰舍道：“莫說！他有个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个奢遮<sup>75</sup>去處，這個女兒不愛福德，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

里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  
关着門在这里。”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

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这里  
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  
喜欢的做一处。

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才到，說如此這般，尋不見，却空走了這  
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裡了。兩個老人道：“却生受<sup>99</sup>你！我不知  
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裡。”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  
下。

且說朝廷官里<sup>100</sup>，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  
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  
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復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  
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  
造，只消得宣<sup>101</sup>這個人來教他修整。”

敕<sup>102</sup>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  
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  
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  
碾一個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sup>103</sup>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  
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  
個碾玉鋪，須<sup>104</sup>不怕你們撞見！”可煞<sup>105</sup>事有斗巧，方才開得鋪三兩  
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  
恭喜了！你却在這裡住？”抬起头來，看櫃身里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  
郭排軍吃了一驚，拽开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  
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里喃

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与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与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却归來說与郡王，坏了我兩個的好事。今日遭际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吃<sup>106</sup>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声“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里，对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才打清湖河下过，見崔寧开个碾玉鋪，却見櫃身里一个妇女，便是秀秀养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后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里？却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才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个在时，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个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個当直的轎番<sup>107</sup>，抬一頂轎子，教：“取这妮子<sup>108</sup>來。若真个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歧，農人難辨。

郭立是关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乱勒得。三个一徑來到崔寧家里，那秀秀兀自在櫃身里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sup>109</sup>，教命取你則个。”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时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個轎番便抬着徑到府前。郭立先入去。

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养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开帘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开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里不見了秀秀养娘！問那兩個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抬到這裡，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个有鬼！”郡王道：“却不耐！”教人：“捉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

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個轎番見証，乞叫來問。”卽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抬到這裡，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個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舟中。崔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sup>110</sup>。

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覩覩<sup>111</sup>，走出門，看着清湖河里，扑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尸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里，已自死了。這兩個也是鬼。

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里。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仇，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双手揪住崔寧，叫得一声，四肢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脈盡總皆沉，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

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軍禁不住閑磕牙<sup>112</sup>；  
陳秀娘捨不得生眷屬，崔侍詔撇不脫鬼冤家。

## 注 釋

1.黃夫人——名孫道絢，号冲虛居士，黃銖之母，南宋初女詞人。

2.王荊公——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國公。北宋時政治家文學家。

3.蘇東坡——蘇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北宋時文學家。

4. 秦少游——秦觀，字少游，号太虛。北宋時詞家。
5. 邵堯夫——邵雍，字堯夫。精研圖書先天象數之學。所居名“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6. 曾兩府——兩府指中書省及樞密院，曾兩府不能確指為誰。這裡的兩府似作為對人的尊稱，與下文稱劉鑄為兩府同例。
7. 朱希真——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北宋時文學家。
8. 蘇小妹——傳說是蘇東坡的妹妹，秦少游的妻子。按蘇小妹，“譽世通言”卷八“崔待詔生死冤家”篇里作蘇小小，蘇小小是南齊杭州的名妓。此詞乃託名唐代司馬才仲在夢里聽見蘇小小唱的。
9. 王岩叟——字彥霖。曾為侍御史，北宋時諫官。
10. 蜀魄——古代傳說蜀王望帝死后魂魄化為子規鳥，一名杜鵑。蜀魄便是杜鵑鳥的代詞。
11. 紹興——宋高宗(趙構)年號(公元 1131-1162 年)。
12. 行在——行都，指臨安(杭州)。
13. 咸安郡王——是宋代抗金名將韓世忠的封爵。韓解職後，隱居西湖，常常攜酒騎馬，優游湖上。
14. 鈞眷——貴族的家眷。
15. 梵縉——裝裱書畫。
16. 帮窗——貴官出行時專在轎窗旁行走侍候的叫帮窗。
17. 虞候——是宋朝軍校的一種，掌禁衛。當時高級的武官，往往以虞候為隨從員。
18. 声諾——即唱喏(口訖)。一面拱揖，一面口中作喏聲，是當時的致敬禮。
19. 色目——名色名目。這裡是身分的意思。
20. 点——唐宋時一種烹茶的方法。其法，先注湯盞中調茶叶使勻，再注湯可四分許，使茶叶上浮，叫做“點茶”。
21. 大夫——對於有專門手艺的人的一種尊稱。
22. 待詔——原是翰林院官職名。這裡是對手藝人的尊稱。意思是說他技術高明，皇帝會隨時找他去工作。
23. 府干——官府中的干辦。
24. 則个——表示動作進行時的語助詞。亦作“者個”、“這個”。
25. 小娘子——指少女。
26. 庚——年齡。
27. 討——尋覓。
28. 裹肚——婦女裹在衣服外面的一種腰巾，又叫“圈腰兒”。

29. 养娘——宋人语。一般作为婢女的名称，但也有呼乳母为养娘的。
30. 官家——皇帝。
31. 琢玉——雕琢玉器。
32. 劝杯——大型酒杯有长颈可执持的叫劝杯。
33. 恒(貞)般——这样。
34. 将来——取来、拿来的意思。
35. 魔侯罗兒——是一种婴孩形的小偶像(也有蜡制的)。宋金盈之醉翁谈录：“京师(指汴京)七夕，多持泥孩兒，端正細膩，京語謂之摩喉羅。大小甚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飾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侈者，南人目为巧兒。”
36. 乞巧——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牵牛織女会天河，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針以乞巧，有蟾子网于瓜上，则以为得。”
37. 数中——其中。
38. 后生——年轻人。
39. 叉手——拜揖的手势。郭可庭课业常礼：“叉手之法，以左手抱右手，將左之大拇指在右之大拇指上，一經举起，手与心齐，不可太高，亦不可太低，并不可太近胸，当离二寸許。”
40. 御前——皇帝所在叫御前。
41. 請給——薪俸。
42. 遭遇——犹遭逢、际遇，这里指受到赏识。
43. 遗漏——失火的隐语。
44. 稔盆——当是籼盆之誤。旧俗除夕送神焚松柴叫做執盆。
45. 六丁神——六甲中之丁神。丁于五行屬火。
46. 褒姒——周幽王的宠妃。她生性不喜欢笑，幽王百计逗引无效；便装做有警，烧起烽火，征召诸侯，诸侯赶到，却并没有看見什么敌人，褒姒这才大笑起来。后来犬戎入侵，幽王又举烽征兵，诸侯却谁也不再来了，幽王便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之下。
47. 周郎——指三国时吴将周瑜。瑜用火攻大破曹操兵于赤壁。
48. 五通神——指五显神，即火神华光的别名。
49. 宋毋忌——火神。博物志：“火之怪为宋无忌。”
50. 斷撞——犹相撞。
51. 满日——旧时奴婢到貴族地主家执役，常写下卖身契，规定年限，限满则为之摆配，或由其父母取赎。这里說的满日，就是限满的日期。
52. 擠(ㄐㄨㄤ)掇(ㄉㄨㄛ)——慾惠、唆诱的意思。
53. 恒地个——这样子的意思。
54. 富貴——这里是指财富、珍貴的东西。